

泰寧之文由葉鄒而有光泰寧之學由定侯而復振夫學校育賢之地守令職所當興者若置之度外又豈知風化之原繫乎此哉我洪武天子一戎衣定四海握乾符乘六龍丕顯聖謨肇基大業德澤廣被普率咸臣遣使以訪遺賢育材以備任用圖治之切未有盛於今日者九年春三月侯下車首謁先聖廟顧其殿宇荒寒堂室卑陋門廡傾欹慨然有興舉志釋菜禮畢進諸生告之曰吾聞茲邑古號歸化至宋元豐初改建寧于時拔身場屋而登科第者駢肩累迹朝廷嘉之故易以美名蓋取闕里府號而昇之其褒之也至矣歷前元百有餘年而名題雁塔者寥寥無聞由是絃誦之聲幾於絕響矣方今聖朝尊崇儒道樂育英才而學宮蕪穢若此儒效闕踈若此吏茲土者其無愧乎於是委材會工囑耆宿鄒隆欽任其事陳者葺之廢者興之不數月而雄敞講堂麗增禮殿門齋舍階陛垣牆莫不嚴飾綉紉好司匪堅密使思泮水若藏修游息於斯孜孜心養德性研精

### 重建明倫堂記

王直撰

夫行允蹈爲子則責盡其孝爲臣則實盡其忠爲夫孺長幼朋友必以別以序以信將可以爲後世法無徒美乎魁天下之爲榮而取驕妻妾之富貴當慕天下之爲志利社稷之事功其誘掖之諄勸之切將見彬彬然多士之興如東魯之盛彼葉祖洽鄒應隆之科第豈能專美於宋哉然則文學之復振其不在侯今日之興舉乎侯名定定器識老成任未朞月而庶務畢舉善政豈止一端此爲學紀其實而不及他焉

正統十五年四月乙卯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成教諭李卓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縣學之有明倫堂舊矣其始在禮殿之東洪武初爲縣者以其敞也改作於禮殿之北隨其地勢而爲之充拓之不加計慮之不審殿堂相覆壓簷宇相蔽虧無閑達之觀而有鬱塞之嫌其中吟誦之舍肄習之所可以納日月之光者益無幾非特學者不以爲快

達官顯人至是亦未嘗不歎其陋且逼也卓之始  
至甚病焉且以其密邇殿庭詩書之誦夏楚之施  
賓客之往來使令之人走集宣置之聲不絕於耳  
非簾肅以妥聖靈之道也况歲久復弊思一新之  
而未能邑之耆老來觀曰昔者堂構在東高大明  
爽山川之勝當乎前皆若效奇獻秀於茲堂者蓋  
一邑之偉觀也是以前代之士之學於此者相繼  
魁天下聰明茂美之才亦累累有焉載之縣志可  
考也改作以來七八十年名薦書者有矣取進士  
者僅三人是雖本於學問之至與未至抑山川雖  
勝而茲堂僻絕不足以當其美與若復從其舊則  
嘉惠獎邑厚矣卓遂以白于縣主簿黃瑞首許焉  
縣丞周上良力贊之皆出貲為倡着纓之家詩書  
之族好德尚義之人亦相率來助乃治其故基  
方正位聚財鳩工晝夜展力中為明倫堂左右  
明德養正二齋知縣洪鏞後至協心一意數課  
以相其成而總其大都者則邵武府判郭侯  
以正統丙寅十二月興工五閱月而畢規制

有加於舊凡諸俊秀皆悅而願學於斯來游來  
亦莫不稱其盛也是宜有記以傳於永久今  
校之設徧天下其祀先聖則有廟而講道辨  
則在於斯堂之中蓋所謂立教之地也君臣父子  
夫媿長幼朋友乃人之大倫有親有義有別有序  
有信其道之當然也明之則叙不明則斁天下之  
治忽繫焉舜之命契三代之立學皆以明此而已  
明之者何盡其道而已而道之行則又本於五者  
之德焉體之以仁而益於厚制之於義而盡其宜  
禮以謹其分之嚴智以辨其理之正而信則以實  
其心之所發也如是則倫明矣孟子曰人倫明於  
上小民親于下治化之盛將不與唐虞三代等乎  
泰寧邵武屬邑也其地多崇山峻嶺舟車之所不  
通物產富饒風俗淳美故民生皆足以自養而無  
慕乎外其於人道之當然天理之本然雖或未能  
盡知而盡行之然具於人心者未嘗廢也今茲堂  
既新復以明倫榜於上為治之賢宰典教之儒師  
皆可謂知本者矣來學之士誦其詩讀其書仰而

瞻其名俯而思盡其道始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  
州閭忠愛之誠積於念慮之微達於事爲之著又  
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則教學之校成若  
其文章之著見亦皆道德之英華將可爲後世法  
豈但一時魁多士而已哉此任治教者之所以望  
學者之所當勉也誠能乎是則無負於今興作之  
志矣卓予同邑人嘗從予游蓋有志於道者故爲  
之記俾刻諸石以告焉

### 青雲閣記

夏英撰

泰寧之爲屬邑僻在深山予幾欲一履而未敢弘  
治甲子冬適府事少暇遂至其邑見其民居有積  
舍行無菜色土地闢田野治黃童白叟懼呼夾道  
不覺色喜由是於公事較敷之餘其凡公宇壇壝  
山川形勝亦皆覽之周旣而學官李文繼徐子  
臣侯冲領其弟子員鄭果等詳然詣予告曰學官  
之陰有山曰鑪峰峰之上舊有庵翠峯秀麗儼  
文筆狀所以當時人才之盛如葉祖洽鄒應隆

思天下士如蕭舜谷黃應南江廷賓俱五經魁  
今五魁坊存焉厥後庵廢峰禿而泰寧科目乏  
矣當道者往往按邑諸生以興復請亦各邀下助  
理而未果今願有以圖之予是日即躡其峰果見  
其基址尚在形勝實在彼諸生之言雖不能不感  
於堪輿之說然亦恐有或然者存始以府治一  
事徵之舊時城南有爲木椳跨濠通水入城周遭  
民居說者謂其能壓火災其後規廢火患頗作予  
奉命來守是邦修治如故規繼以石其患果息  
又如近年邵武科目亦頗乏人說者謂有關於城  
溪之爲水春者予一人即命去之其年中鄉試者  
果二人此雖未可以必知其由然而適然有之亦  
不能不爲人心動也遂以諸生鑪峯之言訪諸故  
老故老曰然訪諸鄉宦鄉宦曰然訪諸谷民邑之  
亦莫不然者乃命縣丞周芹速諸義官呂萬初等  
于前而諭其所以衆皆翕然從之無敢後遂酌量  
其工會計其費予亦助白金百錢乃以其事專之  
萬相等四人捐日掄材經營規度適知縣瞿騰白

建寧縣進士題名記

黃仲昭撰

京回而相成之五越月功畢顏以青雲閣二字寓  
期待諸生之意也萬初等詣府請記固却不獲乃告  
之曰子歸為我語諸生鑪峰今有閣矣文筆今有  
峰矣諸生盍其思之腹笥中其文章事業果有幾  
人如五魁中其人乎群然中其器識才藝果有幾  
人如五魁中其人乎苟有以似之而主司不我錄  
青雲不我致斯則鑪峰罪也其或工夫未加進修  
未備青雲未致則曰非我也鑪峰也則非英所知  
矣諸生其思之勉之務求為是峰徵予其拭目以觀

建寧為邵武屬邑宋三百年間邑人多發身進士

為時聞人入國朝來士出而馳聲於中

外者亦彬彬焉成化丁未命提督學政命

閩憲事金陵任循行至命夫子廟已乃矣

學進諸生問業詢及科第題名之石曰未有也

命師儒追考國初以迄于今舉鄉試及登進士

者之氏名刻諸貞石仍虛其左以俟來者既畢

因屬仲昭記之而惟聖朝設科目以收天下

俊又拔其尤者為進士題名于國學而賢士大夫

之職教事者又為題名於郡邑之學蓋欲假金石

之堅以永其名於不朽也然物之有形者終期於

散金石亦有形者也而欲託名於不朽亦難乎

君子於此必尊其所當行其所知使夫勛庸事業

磊落撼天地昭燦揭日月則其聲光氣烈自足以

垂於悠久而無俟於金石矣或徒爾泰富貴無所

樹立雖一時意氣赫奕而倏焉泯滅漸盡如榮華

之飄風好音之過耳則金石雖堅亦豈能固其存

哉歐陽文忠公有言為善之堅堅如金石不其然

乎雖然國家取人非一途而尤崇重於科目者

以其所窮者經所明者道而足以致於用耳列

於其使學者皆知窮經明道以取科目亦古人

選人才之遺意也職學事者拳拳於此可謂知

先務矣承學之士尚求不負所期而益思揚芳邁

烈於悠

建寧縣志 卷之三 題名記 三

重建三溪橋記

尚書董越撰

邵武之建寧縣有三溪其源一出鷄籠山一出聖  
筓石一出蓮花山而皆匯於洛洋之大源其地實  
江浙與閩諸郡驛道所由出中多怪石不通舟楫  
每秋冬水落則架梁可通一經春夏霖潦則汎濫  
瀾漫動至旬日而不得渡勢出窮迫則募土人編  
竹為筏以濟一不奏功則飄沈陷溺歲不知云幾  
見者病焉前邑簿丁暹嘗發公帑募工伐石為圈  
者三建亭其上三年始克成旋復壞於水而病涉  
者如初今南京太學生宋鑑之父希仁嘗有志福  
為未就而卒鑑每經其地輒愴然有感於中父之  
視家有餘力乃謀諸故老謂欲圖經久必順水之  
性而無遏其流斯免衝激之患於是因其勢之高  
下疊石為墩穹隆高虛巖密堅緻建亭架屋悉繪  
其畫三溪之流遂不如昔之蕩激齧蝕有攸往  
咸利焉工肇於成化甲辰之十月訖於丙午之  
二月歲以其計者凡三日以司者逾百木不

而諸費皆出於生他人不與今利往者有頌聲  
志者無遺憾生之斯舉可謂兩得之矣郡守劉公  
嘗嘉其難為筆之於郡志茲生復慮無以告其後  
人乃礱石請文以紀歲月惟天下之事莫不有興  
廢而其為興廢又未嘗及資於人固有出於眾者  
亦有成於獨者語難易則獨莫與於眾語議謀則  
分莫與於專若徒枉輿梁之成於兩月勢固非一  
人之所能成而築室道謀卒潰於成則又不若出  
於獨者之為愈此論成事者所以貴於詢謀而尤  
貴於定志也然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昔人嘗以為病而橋梁之視堂構難易已  
自不同家食之視有司責任又各有在乎若生者  
誠可謂能人之所不能而不愧仁人孝子之用心  
矣昔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雖議其不知為政而  
不能不以惠歸之宋郊以渡群蟻而獲報甲科史  
亦書之以為世勸今生之車雖與之異而食報為  
已具有階梯獨竊愧三溪之阻經行濟渡之遭  
及其來已久而能知以利涉為事者僅見於一

而餘皆罕聞豈食人之食者固宜如是乎予因  
亦有感焉庸紀厥功之所由成且以前占生異  
日之見於設施必  
將有大過人者

### 鐘樓禁鐘銘

林順豫撰

武陽之中昔騫九龍爰作琳宮鎮以巨鏞其鏞伊何  
挺埴範銅元氣橐籥玄液混融妙合以凝聲宏且壯  
上達四聰下儆群蒙聲教所暨夙夜在公時  
永來崇

### 重建三溪橋記

邑人李嗣玄撰順治戊子寇燬乙未  
邑義民熊求員重建

周官之法徒杠輿梁皆有司治之天根辰角弗遺  
其時彼于民之病涉若身當其溺而手納諸溝也  
鳩工庀材豈皆取諸宮中而用之亦惟是倡率鼓  
舞上感之以惻怛如傷之仁下應之以子來恐後  
之義故能先事綢繆成之不日耳姑無論古昔即  
如檠樵何公以慈綌令改調吾邑揆之恒情鮮不  
邊廬其官公蒞政僅三年凡窮鄉僻壤靡弗經橋  
梁道路官舍靡弗治經營之餘教以禮讓距今百  
年使人思之如淳古之風邈不可及嗣是以降豈  
獨橋梁之弗治哉君子觀其一可以繫其凡蓋不  
勝今昔升降之感焉洛洋三溪其源皆發于金鏡  
乃聖昔峰蓮花山鷄籠山三水之所匯為達即至  
省之孔道末樂天順間主簿譚克敏丁暹始伐石  
為橋再建再圯成化二十年邑士宋鑑承父希仁  
志獨力重建三年而後成有尚書董公越之記  
於郡邑志至順治戊子燬于寇夏潦暴漲咫尺

重建三溪橋記 邑人李嗣玄撰 順治戊子寇燬乙未 邑義民熊求員重建

里行者病之久而弗畜熊翁諱員者長吉人也  
 所居距橋遠聞病涉狀獨怛然憂之欲身為倡遍  
 請近橋諸村落諷諭之而所者邈然翁奮曰靡行  
 邁謀能潰于成者幾何吾當獨任之耳甲午十月  
 乃召工計費未舉事而病作彌留塞吃之際猶呼  
 其二子而屬之曰橋二子含涕而諾既殯翁其伯  
 子耳謂仲子岳曰家之所有皆父所創也吾與若  
 奚忍私其所創以違先志仲子亦踴躍以從乃謀  
 之於工曰橋所以燬者以屋與木梁故若累石而  
 弗屋宜可久頤穹廣則橫石難巨吾欲為石柱四  
 離立于各穹之中以擎橫石何如工曰可乃經始  
 于乙未之正月勞歌邪許誰呼景從巨石圍木折  
 隕于前而人不傷殆有神焉相之方危難時二子  
 志益堅氣益奮越五月而工成如穴如砥堅固穹  
 隆其費力皆獨任而官與民無所與于是往來之  
 趾刻相續于橋而忘其誰之功歲辛丑有修志之  
 役諸建置皆志所宜載伯子耳踵予門求文以記  
 之予作而嘆曰異哉茲橋之再建也可以徵仁可

以教孝曩者宋君承父志以成厥功今熊君父子  
 倣然仁孝相承若合符節此風俗彞倫之所關不  
 特利濟之可風也夫創業者大都皆纖嗇起家彼  
 其躬監門之養不肯以貲奉其身何有于他人之  
 病涉而為之子者不聲色自娛則亦以纖嗇為克  
 肖甚至闕養于所生而起爭于骨肉迨父之存耳  
 提面命猶或背之何有于屬續之一言而宋熊二  
 翁獨能超纖嗇而弘利濟之仁前後象賢俱能遵  
 治命而成繼述之孝此于邑志實有光焉亦載筆  
 者所樂得而補也然宋君鑑以明經謁選得都閩  
 斷事猶未竟其施其所建亦僅耐百六十有五年  
 今熊君父子仁孝感神所建之橋必求上弗墜且  
 伯子耳有聲庠序間將顯庸于世亦如檠樵何公  
 之孜孜勤民以大展乃翁利濟之心吾知單襄公  
 可無致嘆于陳灵且惠而知政不使淳古之風為  
 邈不可幾也已故樂聞而為之記

邵武府志

拾壹

臺中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邵武府志卷之五十四

藝文志四

記類

利涉橋記

蔡春撰

建寧屬邵武郡居八閩上游其山水最勝濰陽江  
 旋繞縣南如環帶然出南門二步許有津路近通  
 汀劍達于三山遠通江右以至東廣冠蓋輿騎之  
 經行農工商賈之輻輳接踵旁午誠一邑要津也  
 披舊志有浮橋涉者甚便因名曰利涉不識毀自  
 何代代以舟船往來濟渡然山澗易盈一遇雨潦  
 則瀾漫迅急舟橫野渡莫克濟吁嘆之聲聞于兩  
 岸因循數百年無有能復之者邑之父老曰擊心  
 慙睥睨父之一日圖于邑丞郎侯珍曰是謀非吾  
 與子所敢專吾聞郡守夏公仁人也自下車凡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民計者罔不圖成矧橋梁非子民事乎蓋往所  
 焉鄉老郎削副請于公果愈其議遂刻意成之不  
 費于官不撓于眾募民殷實者各輸羨餘計畫經  
 營既有定制迺鳩工伐石為兩磯磯各植兩柱並  
 舟二十艘於中流長短廣狹如度貫以長杠跨以  
 巨板左右翼以闌檻兩旁又範鐵為大索聯之而  
 維於兩磯之柱經始于歲己未秋九月輟工于冬  
 臘月橋成往來如履坦途無復曩時濟渡覆轍之  
 虞矣邑丞郎侯趨報于公公甚喜復令歲僉橋夫  
 以司守視公之慮遠矣迄今三年雨水侵凌不能  
 無敝漏者郎侯又請于公公曰是亦不可以無處  
 也遂檄縣以時閱視有敝則闔邑出貲以充修理  
 之費公之慮遠且至矣由是缺者補之敝者葺之  
 昔官有而未備者今悉增之其利溥矣哉邑士庶  
 交相慶曰斯橋之復成其視乘輿之惠何如也不  
 可以無紀遂以秉筆屬予夫公之績偉矣何物小  
 子敢輕議之古者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是橋梁亦王政一事今公始而圖所以成之中

思所以守之又謀終而所以葺理而引長之也一  
 念愛民之仁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雖然此特自  
 橋梁一事而言耳若其他惠政之可書者種種殆  
 是將必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豈直今日云  
 乎公名英字育才江右德化縣人登  
 辛丑進士由冬官郎中擢今職云

**築城記** 蔡春撰

建寧縣古無城垣載籍不可考宋咸淳間嘗築之  
 尋圯于水至我朝正統戊辰外寇陸梁民苦荼  
 毒莫克禦遺恨之聲猶寄旦評可慨也弘治五年  
 壬子夏邑令馬侯昇以名進士蒞茲邑越明年  
 朝廷俞巡按御史吳一貫之請命有司重築城  
 垣侯曰吾責也即相度舊址不執私見不泥于窳  
 巖則摧之汙則培之侵于民則給公以償之伐石  
 為基陶磚為甃磚石之費計錢若干緡錢科于糧  
 實得萬七白石石錢一緡民咸樂輸不旬而集其  
 簾廩之費力役之備則侯之處分又出于糧之外

者龜古偕衆焚祝戒誓所不以私爰始興作四方  
 獻藝者消至侯後其尤又擇邑之耆民廖永康等  
 十有二人俾敦厥事成恭職如命處官如家罔敢  
 二三侯惟巡行周視日省月試且出夕入不間風  
 雨經始于弘治癸丑冬迄工于乙卯春城之圍七  
 千九百二十尺擴故址二千六百尺餘崇二十尺其  
 址廣崇三之一雉堞二千六百四十有奇各方二  
 尺而稍刻其末如雉翹然門六東曰朝陽東之北  
 曰順濟南曰迎薰南之東曰通津西曰慶豐北曰  
 拱辰咸棲以樓而扁其上城之勢前左離江不池  
 彌深右背山陵不郭瀾險憑高而觀萬家燈火益  
 然如在囊括中誠天造地設之佳治也維時協恭  
 者縣丞邵君玉判簿邢君昌典史張坤而學之司  
 訓吳朝佐吳廷璟亦與有功焉

重建福民祠

里人丘希周撰

神之在天地間也如水在地也大之而汪淮河  
 小之而溪壑澗沼隨所出而應無窮故曰天子

至庶人莫不飲肅祀事蓋所以達精禋而崇美報  
 厥義深哉麓有閩越主廟舊矣麓之有祠由晉安  
 南臺始南臺之有閩越王封號由洪武十一年從  
 有司請下禮官議行之始謹按王諱無諸姓騶氏  
 其先禹之苗裔世王閩地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  
 中郡及諸侯兵起王以兵屬都君吳芮伐秦復佐  
 漢滅項高帝五年以功立為閩越王王故地受封  
 冊於南臺唐大中間始建祠於臺之西宋熙寧宣  
 和間閩兵出禦外寇輒降黃蜂飛大窰所向克捷  
 若王親履戎行宣和二年詔封為鎮閩王重建祠  
 宇自經始至落成凡三見青紅紅地之異語在宋  
 提刑靈異記中我朝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公  
 和航海取閩迷失道王陰遣其將曰拿公者托為  
 漁父以引王師誓以不殺故師入閩而閩不知兵  
 焉其福國庇民諸如此類庚僕未易數也永樂間  
 麓人輸運鎮東中流而遇風波莫不駭愕思閩惟  
 祀王也願王求庇而卒恬以安旋即建祠于麓之  
 里表神庥也志不忘也凡有水旱疾疫無不禱焉

嘉靖己未歲有馬精之妖諸鄉騷擾而王顯其靈  
 麓獨無恙辛酉歲流賊煽掠由順昌便道抵將樂  
 不惟人危麓麓人亦自危矣而王又陰為厲如大  
 霧之漫足異也然則麓之免于崇而脫于兵火者  
 神功詎淺鮮哉蓋王之監績于漢唐宋明也譬江  
 海之水也錫慶於麓也譬溪澗之水也彼徒望洋  
 興羨而曰水專在彼豈理也哉里中人以祠宇狹  
 小不足快報稱隆慶辛未丘垆陳成周等倡恢拓  
 之議民樂捐金以應厥才孔良厥制孔曼以本年  
 月日始基至壬申月日告竣爰紀其事以垂不朽  
 爰為之銘 銘曰 天祐下土篤生異人龍驤虎  
 視出類絕倫仗劍西指特立風塵匡扶赤帝蹙項  
 鋤秦金券玉冊光啓八閩於赫我 皇統一寰宇  
 天兵航海擁若狝虎王挈全閩以歸真主神武不  
 殺吏民安堵盛德世祀廟食千古洋洋九州維  
 慶之奕奕閩山維王鎮之王承祖禹克踵厥武  
 此大邦為王至輔臺山之陽松柏蒼蒼巋然山  
 咀豆芬芳惠我黎民既阜且康

重修城隍廟記

郡人黃銳撰

城隍之有廟制也自唐已昭祀典迄於今九  
 國家建置城池統一內外以鎮撫斯民其所繫甚  
 大城據一方而神擅厥靈寵故有司立祠專祀春  
 秋俎豆與風雲雷雨山川並尊徒封衛是憑惟其  
 民之災患捍恤是賴毋亦神道設教俾歲時社臘  
 賽禱拜瞻慮于潛道庶幾陰有以折其心而入於  
 善其用意甚遠也邵城隍廟舊矣成化間盛守顯  
 修葺一新歲久復圯隆慶庚午嘉興包公擢芳以  
 學憲謫二守謀飭之首捐俸并縮其公私可入於  
 用者凡百金十日受委於經歷翁軫知事郭惟中  
 照磨陳善正科王一元任經畫成悅公義舉僚屬  
 齊民各為輸助復簡着而能者張鑾王泮等稽出  
 入徵工僦務釐故益新堂前亭覆路階上扁揭曰  
 昭鑒在茲廉高二尺環以石欄大門東為堂一祀  
 邵邑城隍西為堂一祀光建泰城隍由東序入闕  
 門為齋房右僚垣中修燕室諸廳修創塗墁鞠望

次第翼舉公以直道歸嘉禾則通府熊公翰推府吳公譽聞嗣董成焉越歲未五月當竣事即報太守賴公嘉謨二守樂公頌被命就道熊公吳公乃齊庶寮昭刺史意登之祝冊告廟而委役於銑願紀厥成予謂幽明之際選矣乃神荷天子寵命宅茲土宮寢之不飭我大夫寧亦侈其心以樹麗也微諸神神無監大夫之衷肆今昇泰匪封疆是虞亦惟一二群小鴟張喬虔於封內容乃有神勿替明威尚能弼予兆庶於彛憲俾勿陷於非幸用成乃德邦其永休仗我大夫以鄙人世饗諸大夫曰然黃君昭明信矣請刻廟門以訓在位俾後吏茲土者將有事於廟必則諸大夫之衆而勉焉母或以爲神羞其舍貲氏名錄及郡氓昭向義也附之碑右是爲記

### 龔公祠記

提學王世懋撰

初侍御龔公之按部武人學宮召諸生前說海人文不盛循覽殿廡堂皇且敏慨然太息

主因以鼎新請乃檄下令江右募民好義鳩工益以公帑乙酉春世懋以督學使者校士至則見煥然泮水洋洋諸人士欣若逢時既畢試而取士朱文興輩感公作新之恩建祠請爲文以記余諾而未遑會秋大比邵東西三郡無入彀者人謂公志胡弗酌或曰地之靈將有待明年春余以左肅政來攝建南而文興輩復申前請且自媿不能酌公志余嘆謂之曰若謂侍御公志盡此乎誠然者則亦淺之乎言學校矣吾爲若言之昔者先王之治天下實賴禮義以相維而學校者所繇以適于禮義之路也是故羣凡民之秀者使之誦詩讀書其中而相率習夫所謂禮與義使喬野之民感戴而耻爲非至士之序而登也等秩不必盡同而皆有禮與義可以佐天子爲治其爲道如是而已今之學由古之學也豈曰崇祀孔氏如梵宇琳宮求爲利益夫孔氏烏知所爲進士哉且若閩多士即無若泉泉之人操觚遍閭巷歲當一省士則豈其學宮之勝能爲之假令禮義之不明而徒竊

其皮毛以為炫於鄉於學校矣關焉夫侍御公之  
新若學夫固謂若仰之辭而民不知有禮義也又  
謂若學宮之陋而士不能為民則也不蚤振而饒  
之士益且弁髦學校而劫奪爭鬪之俗將負辭而  
成是則公所憂也蓋曰吾一旦新其視聽使諸生  
彬彬質有其文民其庶幾興于禮義乎若乃士由  
此而實與之其盛衰其久速士固有待耳嗟嗟若  
文與輩其聞余言而思效於公之作新也則務急  
于禮義之明無患秉禮守義之士弗登于朝矣於  
是文與輩充然若歌鹿鳴而對於公因相與伐石  
而為之記龔公名一清浙之義烏人今為江西布  
政司左叅議

### 侍御龔商二公祠記

侍郎晉江黃汝良撰

叔孫穆子論使臣之職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夫  
使臣之職就有大於咨周者乎今之稱使臣者皆  
重於臺察者乎自明興設外臺以司察  
省相參為理其後承平久見為外事

或皆窳不能舉職始特遣內臺御史出按郡  
吏以七品官代天子巡狩據郡國百僚上職  
既雄又一歲輒代去往往繡斧自尊所至山岳為  
動民間利病或至墮絕歲匝舉刺奏上即謂吾  
揚事畢於向所謂諏謀度詢者職稍絀矣以予睹  
記臺使來按吾閩最稱舉職則無如燕陽商公方  
今上登極之五年商公持節來按閩閩是時當兵  
燹後凋瘵未甦差役雜出誅求無藝官府驛傳禽  
夫庫子諸徭率借辦民間歲一編役徭胥高下其  
手漏富差負丁是役者日費至百十金吸膏敲髓  
立瘠溝中民惴惴莫必旦夕公下車問民疾苦廉  
得其狀深為慨然會中丞龐公開府茲土公與協  
衆一意建條鞭法計一歲官費幾何民間丁田幾  
何通融派之酌古力役之征規宋催役之意民不  
見騷官無廢事令初下難慮始者或抵牾之公力  
持其議為請於上既行之閩復布之海內其他  
節冗祛穢剔蠹刻浮一切罷政順流與之更始閩  
是復有寧宇大抵公之為直指不欲徒以乘聽埋

輪自雄詫其注意乃在宣上盡下撤幽部故曰必  
者於周周忠信也公以柏府森峻能盡心搜求民  
瘼可不謂忠民瘼既悉斷而行之不移不爽可不  
謂信忠信之至豚魚猶孚而况吾閩直道之民乎  
先時公去閩閩人德公所在名宦祀公其後三十  
餘載而公文孫周祚來令邵武官其神明循良為  
七閩冠邵人見令君如見公事其法往謂非特祀  
無以稱公德令君謙讓靡皇乃其後侍御日池龔  
公祠協力新之祠商公左龔公右龔公為之記  
謂茲舉有四善焉在祭法法法法法民則祀公所  
除其法至今永賴於典合矣東海一尉桐鄉一長  
猶世世祀弗絕公功大思永何論百世於澤稱矣  
明神不享非頌公與龔公同官踵美於享類矣匪  
特祀則民志弗懈勞民傷財公志或違因舊祠舉  
新典於事衷矣一物而四善備紀不亦可乎或曰  
公建白於朝功施海內何第閩又何第邵而以  
區尸祝為夫蔭其樹猶思其人况親比其子孫  
商公以垂裕而大啓孫謀令君以繩武而流

德邵人思其祖則戴令君愈殷戴其孫則報商  
愈切此人情之極也昔召康公為德於周其孫  
公召虎繼之江漢之詩作焉其曰召公是似用  
爾祀因祖以及孫也其曰釐爾主瓚秬鬯一卣  
孫以享祖也今令君且政成徵入列職貴近  
子方嘉孫謀思祖德將加闡揚褒大於商公如  
之錫召康公者焉而何疑於邵人姑記以俟商公  
名為正字尚德別號燕陽浙江會稽人隆慶辛未  
進士後擢大理卿邵武令名周祚字明謙別號等  
軒萬曆辛丑進士南宮第三名

### 商等軒公生祠記

郡人杜鍾秀撰

粵稽古典法施於民則祀出於報德報功直道同  
心之極不容毫髮勉強者也若生祠助於畏壘清  
風漢史在令則渤海汝陰醴泉外不多見為其吏  
治循良之譽不易得必如夫子之告子張曰居無  
倦行以忠久道雍誠斯循良之極致也庶幾乎此  
者其惟我慈父母商等翁乎公鍾會稽禹穴之靈

發祥於鼎族以葩經魁天下士鑿坡玉堂之選也  
 廷臣重公欲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借補令邵士民  
 驟聞喜愕并之竊意公世祿妙齡鮮諳民瘼將無  
 濕束毛鷲是懼乎詎知公大器嶽嶽中介而外溫  
 節峻而氣和始延見士庶值邑政多墜黃冊尚需  
 解故里後尚未均爰是剖股戶而承之或以丁糧  
 朋應免備重累民甚便之然後呼胥總清賦數與  
 之更始法言以攝其心罰一二以示其察至於秤  
 網尤嚴包收之禁摘重準之奸而又進呼緩  
 盈不逼寓撫字於催科治賦善經無跡此矣齋其  
 本之以水玉之操開誠布公故劈畫咸中窾會案  
 罔留滯雖法家宿椽亦駭其神明也且行揚塵道  
 不猛而威初政吏民迥其寬平已篤媚茲故未  
 解舍適邁回祿倉卒禁獄罔敢逸越何異縱囚  
 歸乎可以觀所感矣息訟之諭三令五申人命  
 訊精詳特至其所痛懲尤在服毒輕生悖倫  
 之黨至其剪彪盜革淫賭而罰治惟厲然正  
 疎楚楚下者寥寥焉民咸囿於平康之中而

而稱之乎公性最昏改作惟是午科邑庠  
 頌談者缺在形家公遽捐貲闢地築垣鑿池  
 郡庠而一新之獎進譽髦有以課呈者雖忽  
 樂為點竄至其廣薦儒童飭葺社學倦於書  
 棧樸之究心又不事粉飾釣名固天植其性未  
 以迹窺也公雄才勵精百廢具舉匪茲嚴明曷  
 集事第其心正直忠厚惟在與民休息歷六七  
 未嘗發一難端如傳記公孫僑不專於寬而宜  
 亟以惠人稱之原其心故耳惟心和則氣和應  
 芝產署砌雖魯恭三異元規十奇未或先之庚  
 氏之化畏壘惡足多哉今一旦應內召矣將何  
 以寄所思乎乃聚族踴躍釀財鳩工構祠於邑治  
 之左不閱月而成豐棟飛甍崇廣麗密鬼然肖貌  
 而尊祀于中徘徊仰瞻之下聊用以慰群情耳乃  
 謂秀見知而感同付以紀事之責秀曷敢以不斐  
 辭因作而嘆此吾樵之僅見也蹟公媿政誠無港  
 以忠歸然循良之表著乎班史弗作不佞獲贊一  
 詞於貞珉中榮幸一何至哉然猶有足羨者廷尉



燕陽公曩以巡閩建議條鞭社享於會城分祀於  
 邵固公之大父也甫幾再世而文孫復爾繼響沐  
 公家世澤海內無兩足膾炙千古矣矧茲行歟歷  
 台鼎異時勩業烜赫傳名臣紀太常則斯記也又  
 預為公之字先云公名周祚字明兼別號等斬浙  
 之會稽人萬曆辛丑進士

鷺鷥池記 太守嚴敬記

城西舊有鷺鷥池源出樵嵐崖經泥橋一曲其水  
 澄碧深可二丈而玆環石在焉流為九曲至泮宮  
 入通泮橋出北關紫雲天溪水泛則溢赴南濠故  
 入城之水曲曲皆清平久池闕玆環石里人移向  
 官道至今俗呼為青石前所以池水散漫卒無定  
 紀今則綠泥橋築長堤一十七丈廣五尺束流  
 轉而南北界處中豎一閘視水大小及時啓閉  
 閘下河地曠蕩鑿一大池以蓄水流即鷺鷥池  
 四百三十六丈深一丈使水蓄而復流戍水入  
 非宜則接池作一水門轉戍向辛築南北兩岸

各二丈廣一丈池左一帶則築堤以障池水修  
 十二丈廣三十丈其堤左界任家溝仍築長堤  
 一十七丈廣三丈凡費緡百金郡人侯衮實經理之

東濠橋壩記 郡守陶人羣撰

歲壬子余初入樵未至城數里許長橋文塔工作  
 肇興前人且經始其事矣及抵城下濠水無梁架  
 木而渡余問其故僉謂舊有橋壩久圯未復夫以  
 出門切近之地工費什伯之需有其廢之莫能廢  
 也是何真近而圖遠舍易而就難乎未幾同寅天  
 台鄔君攝篆首邑遂下令國中議興橋壩之後十  
 庶翁然從之不兩月橋且成壩未就會鄔君有事  
 于贈陽余董其役匠作嗷嗷唯資用弗給是苦余  
 戒之曰勿亟也從來長民者苟有惠於百姓即臺  
 池之觀苑園之娛未有不和會奏功樂舉盛事者  
 唯此咫尺之途士氓商旅之所必集出入往來之  
 所自便豈其不惜民力為上人供耳目者胡人情  
 難于慮始且不易于樂成耶余叨守土即不言勞

不言費又豈巖為程而過督之耶唯爾民勉力供  
 事第有子來之實心無須不日之速效為矣迨功  
 有次第環橋士民好張大其事者乞言于達者以  
 為記余止之昔蔡端明架海為梁神功與天地並  
 不過直書其事記年月日已耳區區小築而侈言  
 之行道之人苟有識者不掩口笑乎先是邵邑諸  
 君遷者去者過半山城寂然今橋成而西粵文君  
 南楚程君先後繼至上下人心歡忻交鬯不可謂  
 非適然之快事也城自東迤比半里許門臨溪水  
 民向病涉今浮橋新建同時告成附書于此是為記

靈傑塔郡司馬萬公生祠碑記

尚書晉安林煙撰

曩邵號名賢淵藪說者謂山川奇崛視他郡迥異  
 它郡枕峙踏流獨郡連舟楫在春透迤約至而東  
 有南石岐焉形若飲河渴遠扼厥先又透迤一望  
 而遙有北石岐焉橫絕江流勢若靈龜赴壑塞歌  
 牖左右互闔如鎖鑰然宜人文不讓先代鬱落落  
 何也曰渴後司局唇裂于人殘靈藏巖巖表

天缺天缺于外人殘于中欲擬隆先代難矣邇  
 茲上音數以培挽為念于南石岐而設梁焉建  
 而登者若桴應亡何水圯復廢郡司馬萬公穆然  
 咨嗟有憂之一署府事迺畫然首策曰長橋係郡  
 中尚復之急矣藉外廓無華表以鎮之終非完脉  
 地文塔之建可復緩乎司理楊公避之于是聚諸  
 士商確遂與約親詣其地陟其巔度廣狹畧高卑  
 計層索而九之十丈有奇捐俸百餘金出縑帛徵  
 能人而幹勸之鳩工聚材召戒僧而募化之不數  
 月紮址而二周環一十丈中虛文許列塔轉輪而  
 登之核其度支之數僅足十分而三又延諸士之  
 曠者十六人酌層而分屬之每級四人勒石而叮  
 嚀告囑之神其塔曰靈傑謂人傑必須地靈地靈  
 而人益傑耳塔功既襄復不愛百金之俸剖之以  
 為橋工嗚矢踴躍而應者捷如影隨不旋踵而規  
 模大畧巋然可矚直與華表相迎待適簡命擢  
 補比刑曹郎諸士皇皇無以為心欲留計無復出  
 公慰之曰我去幸有楊司理在諸士勉旃遂奉

簡書別去諸士依依不忍舍各潛然泣下曰庚桑  
楚處畏壘人且尸祝之公如此可無祠以報乎  
因構祠于塔左而事之余聞不覺躍然起曰偉哉  
大夫之為此舉也補造化所不足培山川于既傷  
厥功懋哉昔不周山觸天柱頽媧皇煉石補之龍  
門塞淮泗壅水橫溢不得其道神禹鑿而決排之  
人德其功不忘于心世世祠祀之勿替謂媧皇神  
禹功在萬世故也功在一時功之小者也功在萬  
世功之大者也小者及人有涯故不久而忘焉入  
者及人無涯故久而愈不忘焉大夫治郡不沾沾  
小惠及人獨初千古之未有以培千古之文脉則  
文運隆盛之日正大夫不朽之日其功豈在媧皇  
神禹下哉祠而事之誰曰不官肯歲玄默困敦之  
正邵士不辭跋履請余記余悉所聞以勒諸螭  
君諱尚烈字思文號競源居士江西南昌新建人  
辛卯鄉進士

造新屯浮橋記 縣令廣懷吳牲撰

邑之東四十里而遙有新屯渡焉路通省會  
要津也先是豐城宋君令茲邑經其地見溪水  
甚一航爭涉往來非便慨然曰是宜橋而橋費  
鉅聯舟而浮浮可以濟矣有大學鄧生者進而  
曰祚不肖乃父措夙有志焉而未竟茲仰承德意  
願為侯成之捐貲造舟又捐田以作修橋之費初  
設渡夫官給之楫宋君請蠲以田所入贖之無何  
而馮夷肆虐舟壞益二年餘而予承乏茲土每父  
老談其事未嘗不嘉鄧生之能濟而惜其弗克續  
茲美也鄧生曰父矣欲續是舉矣雖然有慮焉舟  
設而弗守恐其蕩于水也守設而弗資恐其害于  
事也資給而弗繼恐其墮于卒也予荆之弗為續  
之安能必後之子若孫盡慕義此耶則又恐以橋  
故而為後人累也余曰不然夫修理橋梁有司職  
也尚不欲以是煩子而况以累子後人耶吾將以  
籍子所捐之田于官而歲計其租給守橋者余以  
完課又餘以貯公帑為修造之具弗給則上之人  
議支焉是不可垂諸永久耶鄧生欣然復削舟二

十有四前後捐田五十五石有奇計所費蓋不下數百金其好義無窮如此倡始者前令宋侯而終始修造者鄧生昌祚也余觀厥成得悉其事紀其數而登之名

### 石岐靈傑塔記

郡司馬四明鄒若虛撰

天人之際難言也吾將舉循環倚伏之故一一而歸之天則幾於廢人吾又將舉升沈顯晦之機一一而屬之人則幾于廢天德之天非人不成人非天不因天與人相須爲用凡大而國家之元運小而一方之風氣靡不繇斯道焉噫茲靈傑塔所爲作歟塔何以名取地靈人傑之義也而吾援天以立言三才同一理也先是郡丞恒麓萬君司李景明楊君同鄉同官而又同志諸所學畫無不悉心爲樵計又遠萬君雅情甚與目擊山川之佳麗之森秀獨東方缺一木星訊父老謂星皆在

其於行爲木水至北而東遶山至祀文有止之意焉先郡守李君構祠於下以祀此文此意也然必建浮屠於其上乃稱文明以止也人文一時多士翕然向風請之直指徐公慨然指尤不噴始事在庚戌八月之吉越明年纒成二級耳而樵士且哀然怨八閩矣諸士子益喜益競爭先募義以終厥後至丙辰之春而巍然告成焉屬不佞記其事顧不佞才識遠謝二君安所勝載筆之任抑或謂不佞寔尾二君後稍知其梗槩乎則烏容無說而處此嘗觀夫作易者受否於泰見興廢之相仍焉復受于剝見往還之相續焉凡皆天之乘乎氣數然也惟聖人術工保泰則否傾戒巖迷復則剝平道有伸鬱士有通塞所從來矣願就中斡旋陶鑄則惟上所風焉是故士囊決而氣意天機至而籟鳴物理固然士風猶是今夫術數家言儒者不道然而趨吉避凶原有是理故洩者補之伏者起之聖人默挽造化亦所不廢也而或

者曰夫士求仕不得至欲操造化權以挽之不  
于急名位乎余不謂然往昔畊築漁販輩朝芒  
而夕鼎鉉豈不甚偉亦甚易今有巖穴之士經  
行修儼然朝家柱石然非由解額起家以奏對  
臨軒率擢不得華顯安有士而不從登薦起者  
又安得而盡非術數家言也茲塔之建山川貴  
雲漢昭圓諸士子衰衣博帶時作而瞻焉又時俯  
而惕焉秩秩乎攢擬手可以與矣今日而魁八閩  
異日而魁天下豈異人任亦為之而已夫宣化  
賢有司之分也崇志砥業諸士之責也時至事  
安知無景行先哲如李忠定公輩復生此邦而  
第一科名之為斤斤也者諸士子惟是盡人而  
且常為爾曹用矣徐公諱鑿豐城人由進士巡按  
福建戴公諱王言餘姚人由進士提刑福建呂大  
純如吳江人由進士會嘉德建

督糧館公署記

新入李

夫外吏之難至司裕極矣司裕之責甚重而  
又輕責重則一部之軍民皆仰藉其收給權輕則  
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也上之人偏重在民則  
民日益頹軍不盡悍也上之人稍優于軍則軍日  
益驕司裕曰降心抑志以從事其間如嚴家之保  
毋慄慄然抱易啼之嬰柰之何能調停而兩無患  
監司者又從而苛求之當意不足為功失意且巨  
測有不可言者論者咸以為司裕之負人益難之  
矣而不佞獨以為人之負司裕也江公蚤馳聲  
序爭魁棘院既數奇竟以貴胄出洫敝部材識瑰  
異精敏絕倫雖務弁歛而其穎不可盡遏責重也  
而不為顛厥權輕也而不為憤寃善調劑于緩急  
之宜而輕重布之終日楮捐于簿領會計之間有  
超然寥廓之趣豈羅縻懷溫飽者可同日語哉而  
舊館署在府治之西門原東向卑隘傾圮金陵韓  
公祖甚憂之謂不足稱盛德始有飭修之議公謙  
遜未遑也乃於萬曆丁巳歲孟春鳩工庀材收正  
南向從巽入并屏牆而新之門內東廡架廊房數

楹爲屬吏駐蹕之所不踰月工竣見其規制廓然  
 楹宇巋然扁額煥然費良不貲皆捐俸爲之未嘗  
 煩縣官一綿也蓋公之才高養盛不以輕者自阻  
 而以其重自激故出其緒餘游刃刃有餘信無資司  
 裕矣異日者經濟天下粒我生民夫復何難哉不  
 佞春燁以使事歸道經郡親矚公之經畫括括大  
 略若此不可不爲之記時日以勒諸氓公姓江名  
 秋時進賢人

鄔公奎耀閣生祠碑文

御史江日彩撰

余嘗覽山川勝蹟藉以翼地靈人傑之運者選選  
 賴當道名公嘉惠培植後先接武用能闡繹盛舉  
 垂休烈于不替善成之功固與善作埒云吾郡之  
 東有拿口驛者車轍趾相踵絃誦戶相聞不下聲  
 邑前海虞嚴公敷來守是邦諭士民于水尾建  
 樓以增地勝頽其扁曰奎耀閣而閣之前階  
 亭以便行旅憩息時若司理朱公俊儀賢  
 周梓克成曩事共底厥緒樓成而層齋翠

泉池俯漱溪流魚龍之變化出沒于難闕者種  
 畢賦遠望之若天塹筆峰亦東路一鎮鑰哉歲  
 湯侯爲虐漸就頽圯幸二守浙台鄔公繇銓最分  
 符茲土間從公務紫臨拿鎮目擊而心恫之時值  
 臬憲呂公以觀風蒞郡訪及閣圯廢狀命捐贖錢  
 爲鼎新計公遂慨然有之且重捐俸金爲助士民  
 協力輸資庀材鳩工恢而基址易而規制舊路在  
 亭之下通邇閣中規恢湫隘今於亭外周圍繚以  
 垣牆質牆外民居數丈以益其地而另闢官路以  
 通往來壁立砥平之槩視昔加麗做事歲之甲寅  
 越明年告竣士民德之思圖報萬一其於所買地  
 建祠祠中堅穹碑二東爲呂公西爲鄔公呂公碑  
 成而鄔公爲之記業津津人口矣乃孝廉陳君之  
 美復述士民意徵言于余祈所以志鄔公不忘余  
 謂公之惠邵渥矣興學校肅軍政東塔成之東壩  
 築之長春橋新之百廢悉飭善難更僕其波及是  
 閣者作興之餘也陽春大造不以僻壤邀遺於公  
 見之且人情處身家之務皆能繩勉以斬克樹

後關有衆樂成而愈席其庇慮始而獨家其勤  
 首事者不退縮則觀望狂垂敝之成勞憚補葺之  
 益計比比而是矧臨長百姓者自非極慮勤民鮮  
 不遠蘆其居弁髦其專誰肯身任先勞為地方圖  
 百世之利者鄔公祗承上德率作省成實與修閣  
 之役相終始惟視民由已故樹德務滋暗是閭而  
 邇功今茲修葺之舉貿地更制工費幾與創等呂  
 公加意鼎新經營伊始未幾且以遷秩去微鄔公  
 將順厥美覃心宣力其間不若是之速也俎豆尸  
 祝與呂公共垂不朽固宜余不能文而以公祖之  
 厚施與陳君之請不得辭也遂為之記公諱若堂  
 別號梅石萬曆辛卯鄉進士浙之寧海人

錢公學田記

御史江日彩撰

在甲推府掌一郡刑名故繡衣使者巡方  
 俱又中丞大夫藩臬諸大夫凡寬帶  
 曰有司李噫嘻然則司李第操三尺  
 皇讓曰嗚呼

聖皇六星中有曰貴相曰司祿曰司中  
 象彼貫索十五星是曰天獄直列諸西  
 道先煥後寒是以國家亦先教後罰  
 不變之金科自謂文無害此於元氣何  
 正在養士士曰儒儒曰需從此着力將  
 新寧復有不逞之徒干狂徑乎知此訣者  
 錢公公妙年即為春秋名家歲丙辰奉  
 簡書來理昭武昭武固踞閩上游無海錯鹽  
 小民削土而畊取其毛差足自死故書生多苦  
 公用是心閱會西山巷有田數區固故水鏡元  
 軍所捨置者近里中惡少年與無賴僧混訟此  
 案累年不能結大中丞承乃以屬公公策曰田一  
 強禿祗為染灑酒烹牛之具毋乃抹殺龍天是無  
 如助貧儒彼其喃喃手執一經諸犯科事既縮足  
 不敢為比至隆寒有對筆研泣耳今所爭若而  
 匪可供數口炊遂將田判隸學宮為樹舍府麗  
 外序當秋令縣簿如額徵租令見年應貢生  
 措大之名以進仍分給之條上中丞中丞曰

議良當其亟舉行公乃言吁嗟是無幾余將  
 田茲特發端云爾已乃會韓郡公解綬去謂公  
 苦殊常覬之贖緩公拜手謝貧固其分何敢累  
 翁無已請為堂翁廣厥愛遂自捐俸五十金合  
 公三十金撤縣大夫為致學田凡徵給一如前法  
 公復言吁嗟是無幾余將廣其田茲特發端云爾  
 蓋公為人敏似荷珠明似秋澗蕙潔似孤鶴而其  
 温霽復似半天朱霞日視專吏胥遠立有如鶴  
 所推鞠無不人人叩首服且用杖悉從省今春  
 恤部多所開釋隨視篆沅川有以羨奇貢者公  
 曰是何名著為今革罷之特喜與學校每朔望  
 諸生設俎豆公餘之暇必延博士弟子員為  
 義適秋仲督學使者按昭陽諸所掛物議士幸  
 公卯翼計公任纔及瓜其善狀已縷縷若此  
 西菴田畝可三十九有奇地為十一都大龍口  
 處更按續置田畝可三十四有奇地為五十一  
 大際為三都學堂原等處他如佃者若干人  
 若干數判勸有碑不具述公諱名世字益

隨錢氏伯文莫敢  
 偶才宏畧來宰茲土既下車凡政務因  
 舉越乙已謀諸僚屬言金君玠工君一  
 政以利民澤不岐川不梁政之缺也夫亦  
 梁古之制也况蠱後當飭事非得已乃下令  
 我疆母廢事母怠時收而場功時而奮揭火之  
 朝觀宜相率從事於是里之舊民豪族願輸財助  
 役者亦從吏贊畫益阜僻功遂諏工命日出官帑  
 之美餘足其計程十物平版幹稱畚築均勞逸悉  
 調度而整齊之首命心工伐石為墩視前益高凡  
 若干餘區次用木師掄材為梁梁上覆亭亭分欄  
 檻凡四十餘所自經始抵竣事僅六閱月民若罔  
 聞乃張燕以落其成鞠聖飛甍逶迤遼廓若長虹  
 臥波祥光散彩而洲渚生輝也老幼提攜往來絡  
 繹若魚貫相繩罔有病涉也謳歌鼓舞舞懽聲載道  
 咸樂侯之有成而侯亦樂民之依也邑博黃君棟  
 馮君爵僉曰不可無紀乃命庠生廖  
 走幣詣江訪予於官署求一言以垂永世



南江子曰侯可謂達政之體矣夫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力不必勤而民自趨財不必歛而用自裕崇論閎議建功興事為萬世規昔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橋梁不廢蔡端平之守泉也建萬安橋民至今賴之但或施舍之不以時裒聚之不中其節羸縮之際豪民宿吏夤緣為奸求以利民民且告病矣茲後也動眾以義順時以禮守物以信農不廢職事不好時物不踰軌崇體要以順民心其視諸葛端平得無媿美乎吾聞建邑民俗淳朴簡靜去闖闖喧華之習甚遠別侯之厚積而蔚發德溥而化光政善而民安之宜橋之重建也侯名孟倫廣東新會人嘉靖題名進士可謨遂猷將大有可紀在茲橋也特以筆其端耳謹錄其事勒石以永世云

建寧縣廳題名記

吳金撰

有是官則有是官之職居是官者盡是職有是官則有是官之職居是官者盡是職有是官則有是官之職居是官者盡是職有是官則有是官之職居是官者盡是職

古今上下通之將使後之人得指名論其世也平日所以居是職者不遠彌彰乎故石所以昭勸戒垂永久也建寧至何令勸學創志典章文物亦駸駸盛焉乃石弗立缺典也予至且二載因伐石紀之攷宋建隆置縣及今令茲土者於宋得三十一人於國朝得四十五人元無聞焉始為鎮將三人弗錄官非令也夫得百里之地而令之古侯伯之國也不及百里者亦得視子男但令秩下而青笈官專而務集稽令之職不曰父母則曰師帥厥職亦艱哉又時有難易勢有常變匪亟匪紓不失催科撫字之宜以無忝父母師帥之職斯善令也古稱善令者兩漢循良傳而下可數也百爾君子題茲石者果無忝父母師帥之職與抑或未盡也觀之石而淑慝判然矣淑者人得而用勸慝者人得而用戒勸戒昭而石之用弘矣故石存則名存名存則憲存也存憲之道石實任之嗚呼石之可恃也如是夫石之可畏也如是夫其敬念之哉

名既列爰記於下

# 新建遺愛祠記

張貢撰

隆慶己巳春三月吉令建寧尹楚與國桃泉皮翁據查合邑士民所呈廼捐俸照會典史趙君應卿為先政以賢名馳聲者蓋去思亭甫成因而採石屬諸貢也文之以昭不朽夫文非予所敢也而文以去思固亦亭談而樂道者乃作而言曰去思之時義亦大矣哉蓋凡父母之於百姓愛及於暫也易而遺愛於父也難故百姓之於父母思之於未去也易而思於既去也難此通論也自今追之於未亭之義果胡為乎來哉蓋常誦甘棠之詩攷國朝綏陽之令以係綏陽之民之思者一則曰以實心行實政如婺源江公才不出乎德之外所以生我何如也一則曰雷厲風行振頽補敝如新會何公德自出於才之中所以生我何如也一則曰城設險遠於今時以晏然無恐如河源馬公保之功不衰所以安我何如也以若所云久而

老幼無智愚惟口不能言則已苟有言者夫難曰不然是其遺風餘韻真自有所謂挽之不能來者意也不亦為可愛哉觀乎此則向背狃於聲臭岩險重於山川而可愛之中良亦可懼也已噫嘻百里絃歌千年遺響四民衽席一體留情茲三公人品脫然於宦塵之表而樹之風聲以彰公道討諸輿論以挽頽波亦桃泉公所以有感而亭之雅意為不小也余故曰去思之時義亦大矣哉雖然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則自今以始其有接三公之武且更出三公之上者亦未可知吾意斯民也至愚而神至轍而厲亦自於其亭也評之奚存乎記

## 馮朱二公生祠記

馮公尚書陳經邦撰  
朱公學士翁正春撰

馮公由南召治最擢貳邵郡政未浹朞而積薄雲天惠流樵麓士人感德尤深乃效畏壘所為而圖俎豆是遵何道以致之哉蓋公之來也適丁學宮被燬之後而郡守又缺諸艱縉集公以半刺兼五馬一迎乃敷解獨憂學宮草創未就無以妥

先師而聚生徒也於是勞心焦思百凡聚材鳩工悉  
 從便宜行事旭旻拮据不憚寒暑未踰年而文廟  
 而明倫堂而廡而齋巍然壯觀矣復蒸髦士而言  
 曰學之有尊經閣所以映東壁耀人文而崇  
 聖道也舊在縣北規模淺狹而逼于民居故火易侵  
 又肩背不厚何以萃風氣而盛文運乎乃捐俸金  
 百餘兩買民址而充拓之其為郡學慮至深遠矣  
 公性最孝偶思萊綵遂陳情乞養士人留者以千  
 計撫院諸司賢公治最強留再三而公之養章不  
 絕置郵諸生自度罔克借寇乃謀立生祠于學宮  
 以志永思因徵余言以勒于石余惟天生斯民錫  
 以常經經行于家則孝經行于國則忠經著于六  
 籍則為天地聖人之心故秩為五倫貞為五教此  
 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聖王設學以明倫明此而已  
 建閣以尊經尊此而已馬公身植忠孝之經者幾  
 得此心此道不可以湏臾離且解乃皇皇以建閣  
 尊經為務其屬望諸生何督摯也諸生知所以俎  
 口祝之亦知所以及求于其心乎進德修業

經義明而常道著天地聖人之心在我耳昭陽  
 郭魯乎他日執簡鳳池直書馮公忠孝循良之實  
 以詔萬世則所以志永書者寧獨俎豆乎祝云  
 哉若夫藥時疫而民不夭札弭不軌而郡不受兵  
 四郊安于桑麻而鷄犬寧城社安于生理而狐鼠  
 遁則又家有頌而路有碑奚俟解贊公諱運升字  
 允階別號孔堂滇南人也繇戊子鄉進士起家  
 邵武闖上郡也萬曆之甲辰歲武林朱君繇無極  
 學博擢邵節推浹其政有異聞人無不飲德者五  
 載秩滿當道擬交章薦之不果而竟以格量移粵  
 西邵司馬邵之士不忍失也謀為祠以報之來請  
 不佞作記不佞思君在邵于官為贊佐于職在祥  
 刑何惠而能逮士至得士若是邵士僉道所以曰  
 公他善政具在民口碑無庸贅茲有一不朽于邵  
 而公不任受功者適因居民不戒殃及學宮殿閣  
 堂廡悉為祝融氏所暴太守閣一新堂殿而縣官  
 相閣址迫隘議當拓乃捐俸及諸庠士各捐餼有

差膏民地以廣其封亦未及斧斤而馮以乞養力  
辭去時朱公甫下車視學遂有意于究厥功也然  
當上下財力俱困費無所出公乃慨然任之公僦  
淺傾貲不能給又不欲以煩士適直指巡行訪一  
二富民扞罔者公按其狀在革前法外書入百金  
以相事又觀察使屬詞受成中有侵冒壞法者公  
按之如律追之不少假俱請諸上得金二百九十  
有奇而用足不甚費緣公有長才精營治其先任  
無極之學閣亦君所建也至是酌量有式董聚有  
方勤情有省出入有稽焦勞拮据屈力殫慮無異  
治其私第矣未踰年告竣制視昔加雄焉製莫不  
偉其功艷其事考績者據而上聞應薦劾矣無何  
當道有筮仕者不既其實竟謂科之額外即主薦  
者始以為功尋亦誤以為非功而公反以是不果  
薦也是公因功得過政大有功于士而士其如公  
何今公且行矣安能恣情于公不佞聞之撫然曰  
噫嘻有是哉我知之矣夫為政而不興教化作  
才吏之俗者也興教化必本仁義仁義之道具載六

教民而不知尊經教之舛者也昔之尊經者無  
子孟氏論其功配禹孟氏而下董楊王韓諸君  
子可數焉雖然此士之尊經者也非為人上者之  
尊經也 國家敷教作人諸所在儒學各有尊經  
閣為藏書之所而經遂大尊以故二百年來雖主  
尊經儒閣閣下士罔不稱說詩書勅述禮樂菁莪  
檄撲之澤幾遍海隅自孔子沒後教化之隆  
未有若今日者不有今日則諸君子之尊經者猶  
為空言所謂生於心害於政作於政害於事者尚  
未已也由此觀之 國家建閣尊經之功豈在孟  
氏下哉今朱君之有功於邵亦不在孟氏下也二  
三子區區尸而祝之奚足以報君報之如何亦曰  
求朱君之所以建閣與二三子之所以德君者是  
使君實有功於二三子也二三子使君實有功則  
天之報君將不翅如二三子者朱君不日且大膺  
矣何視乎一薦君諱履儀字叔度象元其號也浙  
寧人

司李楊公生祠記 侍郎黃汝良撰

方今海內談名都者靡不嘖嘖人文邵自南宋迄國初人文之盛可致也嘉隆以來代不乏士而登賢書者若晨星矣賢守帥力思幹挽之然惟是勸學課藝之爲孜孜民然寡效則亦委之適往適來之數而已卽推寃盛衰乞地靈以扶文運所新者學宮耳至有大笑斯旨斬廣經營者亦未竟厥施焉司李楊君蒞邵與郡司馬萬君嘉惠人文尤精池脉倡議僉謀規方定址構華表于城之東十里枕山扼流勢與長橋相應謂邵人文之盛端必由此名其塔曰靈傑塔思深哉有味乎其名也乃萬君以簡握去揚君遂毅然以塔事爲已任率作展布視昔加勤捐俸金百兩不越月而層累數仞駸駸乎成不旋踵矣邵山川不增而勝乎是歲壬子秋試邵之弟子高崇毅傑然首冠八閩聞者咸謂塔之效靈捷如影響將來追蹤國先繼軌盛宋記之可量揚君之功居多邵人士圖所以不朽公者

不得也生崇祀於其傍以祝之藉予言爲之記思之曰有功持祀功莫大焉祀以報功典莫重焉郡故無生祠乃至干今數數矣數則濫濫則如祀典何旣而思之不然夫邵昔所稱全盛之邦而近所云凋敝之國也請以家喻承家者幸而當祖宗之培植方殷百年之鍾簋如故焦勞不事締造無煩主伯亞旅舉無所措其力而受若庇亦無所歸其功不幸而恬愉日乂叢控頓生廢者舉之弊者修之甚者盡掃而更張之則一家之中而百務之所爲備無其功罔敢私也有其報之莫敢遺也邵在昔百年無事邇來不然年穀荒而國本匱矣夫是以儲糧餉實倉廩者有祠文廟燬而仰止虛矣夫是以建學宮創經閣者有祠洪水激而所至爲災矣夫是以賑流民造輿梁者有祠今楊君之舉則潤色前諸君之所未備而大有功于人文者也由茲以觀諸君之祠不得云濫而祠楊君者其可緩乎抑尤有說焉願治者視國之盛衰如其家甚則如其身也身有四肢百骸而聽命於元氣國有

千綱萬紀而制命於人文人文者國之元氣也楊君理卻五載國無冤民百姓謳吟不絕其功德在入更僕未悉而諸人士獨津津于建塔興文之一爭誠以其國之元氣在此而揚君之所以德垂天壤福裕後昆者亦在此而不在彼也若諱春茂字本實別號景明萬曆丁未進士江之南昌人

### 錢公新築泰寧北堤碑記

郡人行人李春燁撰

杉三面皆臨溪而城惟是北關當梅溪湍激之衝自癸歲巳年兩禍於離畢遂俾郊岸堞垣墮可伯以俱逝水日夜日甚地日陷日崩衙廨之與全城且將供陽候之一吸耳更茲土者寧忍魚鱉吾民而姑聽之也顧左藏蕭然民力告瘁慮始之艱中輟之瘼旁撓之權皆足以冷當事之熱腸而沮直前之猛氣故申詳者十有三遲回者數十載前以待後後仍踵前旋議旋寢祇爲道舍之謀豈出鴻勳必需偉人以成勳會樵司李錢公于

過里知公游乃有餘力者晉謁謙集間數以象輪昕夕經營採木於山採石於澗居無何而畚鍤連雲笠薪拂霧怒濤以殺堤障歸然矣夫孟濟涇渠陳隄胡塘其導之烈皆足以輝映當年然職司攸關勢難他委則不得不竭力急也公攝篆吾杉坐席未温而受代者已躡其趾卽有巨禍他人任之耳玩愒遷延胡不可者乃皇皇趨事呼吸成功也此其智慮才畧非凡所逮而默默一腔視輓近世人固另肝膈者乎今涌氣戢威閭闔安堵百歲千秋無產蛙沉竈之虞誰不拜公賜也公諱名世號孟時原籍嘉善近隸吳江邵武府司李也堤卧松木爲址壘巨石其上外爲擺以捍狂瀾長一百二十丈廣高一丈四尺起工于丁巳年仲冬成于戊午年季春是役也條議則不佞春燁贊力則署邑邵簿江中柱泰簿謝胤宗尉揆觴則庠生江愈敏督工效勞則篆官李學中簫仲武鄉文顯鄒如隆江流顯例得附錄

重修邵武東衙記 吳姓撰

余應 朝還邵陽治始晤東衙而東衙垣宇則與俱新矣因戲謂官新署新百度維新東衙之謂乎問之曰此公署也非有公帑借資曷為而能若是則曰取之家攜廉囊余曰子其才也賢也爽爽於韻而弗以公私二所視也予 覲未甫五閱月君纔蒞此三月耳而署已巍然改觀予何其穎也而敏也曰為其中垂敝不堪乃是亟亟耳余因目所調度各各新爽正垣門以內周遭環堵為甬道而廳事之前為龍屋為文書房且新築儀門之西老梅壽且孳矣暑培若新東則植樹亦老左右映帶亦暑培焉而其中侵庭之李之榴棗者枿者皆從所宛轉而椽之壁之若衣被然余曰君何德於生木曰前度使君之手植初其愛不恐剪伐之耳曰河陽花滿可以啖松知君前人有如其木矣已而問廳事後則曰另闢一齋曰公補過而松室亦然西楹稍稍稍葺所不堪問何以必易廳事公曰

重修衛經歷司記 今吳其貴撰

家謂前度使君不嘉予况多坐此故不獲已而借資借一焉而儀門之外實會請南衙後垣地始通也予曰子真才也賢也爽爽於韻度而弗以公私二也夫薄俸懸魚一官三載累丞傳舍非有借資誰肯捐自俸為公屋且殫心竭慮而為之後丞應是有寧宇乎君之賜也君之德也即謂居官長子孫不是多君矣會時修建府公署暨司理廳前守邵公祠宇北浮梁造舟東浮屠募冠具借君董成而君且各各整暇後先報可靡弗善也予嚮謂新丞新署維新百度茲非其一乎施君喜就而請記予曰即此可易奪幾語以應施君名為弘東浙勾餘人而改修啓事則云是年乙卯臘王寅吉也告竣事即除歲耳記之者誰則廣陵吳姓登癸丑進士應朝回而報命 調官晉安者也 是記

重修衛經歷司記 今吳其貴撰

衛治在邵郡城之中邵為閩西歷鎮鑰寄之金城  
湯池阻山負溪為險隘之國而率軍演武倚衛為  
重故其堂皇嶽嶽門廡森森制度燁然為邵巨觀  
而儀門外東是為經歷司萬曆甲寅歲江右  
蕭君負警敏練達之才受

命參軍來蒞茲任自下車雍雍肅肅上下驩然相得  
也海內承平日久武備不設城衛治若弁髦往往  
傾頽不飭而君之署椽楸敗攬風雨不蔽墮側簷  
斜瓦垂垂欲下履斯任者謂時事多艱公帑告匱  
欲謀之有司厥蹟而不敢進署之修不修何敢問  
也所費不貲動遭掣肘物議騰沸衆口鏗金署之  
修不修何敢任也君獨計因循積日視以傳舍  
且崩圯難理則署之修不修又何敢委也不已請  
諸公帑不敷捐俸鳩工庀材使朽故而完好之獎  
剝而堅固之雖未能黜至光潔宏麗華彩亦非昔  
之墻壁漫漶矣嗟夫以人之不敢問不敢任而  
大任臨大事必有能人所不能以收勲業執此

班可為左券矣修葺出諸子以丙辰歲承乏茲邑  
訓記于予予惕然有興廢難易之感若乃知圯之  
易而復之難無使難丁復而易丁圯也不佞敢以  
望後之君子 君諱德惠字存和江西興國縣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府志卷之五十五

藝文志五

詩類一

聞之塗歌巷詠太史所以彙陳粹謝蓬宮  
 人于焉結賞故延陵大雅察聲律以遊思司  
 馬宏才借江山以助藻地靈人傑自昔然矣  
 吾郡以黑子之幅幘鮮可兒之珍異獨山秀  
 水清孕為人文故彩筆飛動如擅江郎之毫  
 端楮葉生成幾奪宋人之穎巧畧舉其凡可  
 得而言或懷賢而景頌士人籍自工或蒙愛  
 而思賢侯天巧斯錯或遭亂而于征慷慨抒  
 騷雅于彩箋或感神脫而覽勝徘徊發靈秘  
 于仙嶠嗟夫謝康樂之耽奇頓煩蠟屐揚岷  
 山之問俗獨契懷鉛所貴騷人披簡不惜嘔  
 心達士彙編當須着眼千金既許片玉亦收



武府志卷之五十五

藝文志五

詩類一

聞之塗歌巷詠太史所以彙陳粹謝蓬宮  
 人于焉結賞故延陵大雅察聲律以遊思司  
 馬宏才借江山以助藻地靈人傑自昔然矣  
 吾郡以黑子之幅幘鮮可兒之珍異獨山秀  
 水清孕為人文故彩筆飛動如擅江郎之毫  
 端楮葉生成幾奪宋人之穎巧畧舉其凡可  
 得而言或懷賢而景頌士人籍自工或蒙愛  
 而思賢侯天巧斯錯或遭亂而于征慷慨抒  
 騷雅于彩箋或感神脫而覽勝徘徊發靈秘  
 于仙嶠嗟夫謝康樂之耽奇頓煩蠟屐揚岷  
 山之問俗獨契懷鉛所貴騷人披簡不惜嘔  
 心達士彙編當須着眼千金既許片玉亦收



是以踵前志而廣之又焉知治道之弗補而名山之可藏哉

熙春朝陽

黃鎮成

金皇亭西曉獨登晨曦一上萬山清滿城桃李春如繡人在金鰲頂上行

葉儀鳳

溪上千峰碧玉環瞰溪臺榭紫雲間鳥啼花落非人世似在金鰲山上山

陳泰

峰巒峻極水澄清壯麗由來畫不成雲散霧收遲日

上紅光遙映四方明

黃通

萬家鷄犬環四匝城池繞木落煙蒼蒼天低雲杳杳戴石屏

步到風煙上上頭恍如造物與同游千山表裏重圍過一水中間自在流近水樓臺隔雲見隣峰鍾磬出林幽風流太守詩無敵公暇登臨共唱酬

方澄孫

山占樵城最上頭眼前歷歷記曾遊古來不少二千

石海內今誰第一流  
小隊未妨需隙暇  
大書已覺振巖幽  
于今幸際豐登日  
滿泛松觥賸句酬

朱彩

春臺初破曉  
遲日正融融  
雲盡遙天碧  
煙消畫閣紅  
柀稍低傍檻  
鶯語巧隨風  
杖登臨後  
令人眼界空

夏英

俯瞰泠泠仰插青  
熙熙春色自天成  
一輪捧出扶曉  
獨立峰頭萬象明

春日登熙山

尊師計歷已三正  
竊喜明時道可行  
試上熙山  
終滿城民物樂生生

重九宴同年彭僉憲

去年此日飲熙春  
高客重登又此晨  
愧乏好花兼好酒  
喜逢佳節與佳賓  
銀缸涓滴頻頻進  
金縷清聲疊

次夏刺史飲熙山韻

陸勉

山殺水殺味蕪之  
正是民安物阜時  
人過嶺頭頻送酒  
雨敲窗外爲催詩  
范君已說來何暮  
棠蔭寧忘去

後思禽鳥自啼天自晚醉翁真樂有誰知

九日宴集

吳國倫

欲縱三秋日同登萬里臺山空木葉下天盡海雲來  
白髮漸簪紱黃花戀酒杯留歡興未已蕭寺暝鍾催

清風亭

守馬教建

劉元

清風亭子半晴空如畫溪山在望中擁郭亂簷侵碧  
落夾城雙鏡卧長虹兩公六事應難並賈勝裁詩愧  
未上獨有區區爲民意願言終始與君同

會景閣

郭宣化

縹緲丹丘絕世塵孤亭一望倍傷神天高魏闕星辰  
遠地隔秦淮旅夢頻千里封疆分鎖鑰萬家煙火接  
城闈明時莫漫嗟遲暮到處堪投報主身

次韻

鄔若虛

獨尋芳徑踏輕塵轉上清虛一暢神山自西來千疊  
嶂郡從東聚萬家闔參差灌木凝陰舊湖泮溪流抱  
郭頻今古倚欄無限思英雄幾得貸閒身

六虛亭

岳和聲

學憲秀水人

已憑鐵網罩珊瑚旋擁籃輿入畫圖陡上一峰窺日

出曲盤千磴撫松孤金鱉路轉樵痕細丹竈爐存梅  
影疎欲向寰中開混沌手搏滄海洗繁蕪

又

倩構峰頭一籟廬六虛無碍迴天都千山月白溪溪  
合萬籟風沈樹樹疎蒙谷煙銷遊鹿豕漁歌聲斷起  
鷗鳧東南賓王原兄弟此日同人興不孤

天然石

張絃

聞說西山頂上臺清涼窓戶半窓開雲藏雨意明  
晴水激溪聲斷復來頓覺吟腸生沈沈應無間

盧公恨君不且留千載同折巖花對酒杯

表二張使君詩四絕

二君詩刻于天然石詩與石俱佳先是已為民間在下礎矣予訪求得之反覆歌詠悲其久而復湮沒也乃為四絕以表之庶後來者知所珍重云

馮孜

詩評賈瘦孟郊寒佳句從來獨步難偶見隋珠雙照  
乘夜深猶自倚欄看

又

二君詩破水晶寒自古陽春欲和難更得堅砥偏耐  
久後人莫作等閑看

又

兩詩光射斗牛寒一姓齊驅世所難天庾有心留好石故傳二絕與人看

又

佳製驚人心膽寒名齊李杜古今難二君况是同者可作尋常燕石看

支筆峰

吳琬

擎天一柱碍雲低高峻難攀天與齊欲寫乾坤秘倒提文筆向空題

西塔暮鍾

黃鎮成

出外斜陽紫翠浮相輪無影半空秋晚鍾吹落人頭去一抹清烟淡未收

陳泰

浮圖高結枕西山上有危樓未易攀薄暮禪僧將入定鯨音先已達人間

朱彩

塔下西山暮浦牢一吼餘聲雄鷲宿鳥膽細畏鯨魚掃葉僧歸後穿簾月上初露零松籟寂香散佛堂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元

寺在杉松裏門開巖壑遠  
登臨閒騁望山水散晴天  
簿領催遲暮優游有歲年  
自慚乘鳳志何日遂林泉

黃仲昭

偶同登古寺樓閣夕陽邊  
列雉低連樹遙山翠倚天  
勞生成底事客路又經年  
只合還山去塵纓濯澗泉

沈日禎

翩翩五馬出城西直上  
小圖四望迷千里雲山外  
萬家烟樹擁高低依  
柳木末擔薪豎圃田

論妻征鼓亂鳴今靜後好從深僻問癡癡

九日同方君敬登西塔寺閣 吳國倫

西塔峰頭醉倚欄故人佳節劇相歡  
溪搖白練穿  
下樹擁丹梯列閣看何處烟雲升海氣  
幾家砧杵送  
秋寒黃花不減東籬色只愧青門未掛冠

凌虛閣雨望

風雨樵嵐萬木驚登高一寄遠游情  
爐烟自遶祇林  
散雲氣全封列嶂平似有法龍吟大澤  
忽飛靈鷲出  
孤城上方樓閣中  
無裏極目山川變幻生



西塔避暑

石門迴合郡城西  
岍嶺重來路欲迷  
池浴九龍將雨過  
塔標雙鴈倚天低  
酒杯無用逃河朔  
屐齒還如在會稽  
萬壑松濤吹日夜  
炎蒸那得到禪棲

天香樓

汪道昆

都御史

聞道招提數往來  
好乘休暇共躋攀  
人烟明滅諸天外  
佛地陰晴大地間  
陶令不妨耽白社  
支公應許乞青山  
但依祇樹收春色  
猶勝仙桃醉客顏

借石都閫飲天香樓

吳之鵬

僉憲

素抱烟霞癖  
登臨不憚行  
延賓無樂奏  
出郭有僧

舍利忘階級  
西方識姓名  
連朝多積雨  
今日喜方晴  
岳峙千章樹  
溪環十里城  
曲廊燈轉燦  
崇嶺月光明  
香篆蘭煙細  
樽開柏葉清  
山般若時可具  
海錯遠難陳  
嗜茗非關渴  
聞歌不在聲  
將軍懷木艾  
譙鼓報傳更

鄔若虛

古寺棲雲去  
復還幾經松  
履共躋攀  
峰高恍似來  
三島城頰依然  
覆萬間翠滴  
嵐煙衣易色  
光分金像客  
增顏憑君漫詡  
天台勝此是  
東南第幾山

又

高閣掛城西依山山與齊躡級千層上臨軒萬壑低  
東瞻疑日觀南望憶秦稽風雨霎時過前峰有斷霓

次韻

王洵

郭外迢迢路轉西一灣石磴翠烟迷風生空閣鍾聲  
遠人上翠樓塔影低聊借琳宮消晝永閑將梵貝與  
僧稽炎蒸那到清涼境惟有白雲頭上棲

同江使君飲西塔寺見晚煙滿林

魯史

迷離不上遠公岑帶霧將雲勢漸深初起川原唯

角倏吞城市欲全沈天光慘疑無日山翠茫茫坐

自今傲吏清閑空安牘祇詩酒結知心

又

欲墮仍飛幕遠岑忽移樓入深滅半丈殘照明還

滅萬壑晴嵐浮海沈慷慨心空在昔婆婆老眼看

來今登臨多少關思好記歸鴻傳此心

又

古刹橫開最上憑欄烟  
仿衣深女塔低鏤幾平

後佛塔高懸已  
沈乎酒  
堪清比聖輝  
無今風流太守  
汲老淪  
應同後代

又

張燈呵道下危岑  
依  
霏霏  
深  
到管絃多錯  
落中移鍾鼓夜深沈  
狂迂放胸無  
酒聖相豪氣

蓋今便起冷然羈繼  
却慚泪溺問  
心

斯美堂

方澤

丹腹鮮鮮郡郭西  
蒼牙高啄翠雲齊  
地形舊壓重巖  
峻天勢初開澄嶂低  
晚市浮烟生萬瓦  
曉窓寒月

五曲精廬

黃鎮成

歌羅會窮九曲原  
精廬迢遞隱屏前  
閑尋五曲樵溪  
上三十六峯秋滿船

朱彩

門牆臨五曲流水學之玄道  
大人如玉心靈月在天  
鳥啼春晝永風約斷雲偏  
百世文章藪聯翩起俊賢

陳泰

水自樵嵐右發源  
清流汨汨度西垣  
縈廻五曲黌宮

內時有名儒誦聖言

萬峯梵刹

黃鎮成

雲館高居最上峯  
瑤林清碧翠微中  
下方塵土不可到  
五色日麗扶桑宮

陳泰

山橫城北似蟠龍  
四面環旋列萬峯  
幾度春遊曾歷此  
松陰臺閣自重重

朱彩

千古梵王空  
石堯倚碧岑  
烟霞長作伴  
松竹自成林  
石上僧支錫  
花間鳥弄音  
西天冥漠外  
何必競高深

夏英

隔岸遙看勢若龍  
一僧占住許多峯  
况無松竹青常滿  
又有烟霞翠且重

幾年欲到萬峯庵  
偶出城東却命騾  
幽鳥數聲蒼樹杪  
殘經幾卷白雲函  
巖頭倚竹詢村姓  
山面停軒吊野龕  
喜得浮生閑半日  
夕陽歸路帶微醺

朱彩

萬峯臺殿鎖烟霞  
附驥登臨興倍賒  
石裏洞門仙子

石鼓山志 卷五十五  
十一  
宅樹邊茅屋野人家  
香生嫩綠茶抽葉  
春染稀黃菜著花  
不盡清歡回首處  
岩巉雲路夕陽斜

石鼓松風

黃鎮成

蛟龍斫斷蘚痕斑  
萬壑蕭蕭響佩環  
溪館夢回山月冷  
滿天秋影聲珊珊

陳忞

淵沉石鼓幾千年  
岸聳喬松上插天  
每值八風初動日  
遠傳清響五雲邊

朱彩

石鼓松林茂風來似有情  
翠濤流不去靈籟自爲  
坐怯穿襟冷吟成人思清  
却憐陶處士聽後浪傳

夏英

石磬作鼓是何年  
可有闌闌上徹天  
只見龍髯松幾箇  
時常弄響晚風邊

侯廷命

巉巖石鼓半苔生  
偃卧蒼蒼松影橫  
徙倚靜聽風籟起  
自天吹落海濤聲

徐勣 榕城山人

石鼓岩堯插漢高長松千尺影蕭騷晚風謾謾山前  
響彷彿揚州八月濤

題平翠樓

黃清老

華樓突兀摩蒼天清吟飛上神飄然虛闌六曲拂雲  
起道峯千仞當尊前晴嵐帶霧結秋色修竹過雨鳴  
寒泉東風一咲畝石鼓心期試問金鰲仙

丹臺梅月

黃鎮成

羽客丹成去此臺猶聞笙鶴夜歸來幾回欲問臺  
月帶雪梅花冷自開

陳泰

臺臨白渚控南山曾有仙流煉火還良夜月移疎影  
動尚聞笙鶴度雲間

朱彩

仙子燒丹處梅稍皓月昇只聞花有氣不見鶴呈形  
濕霧籠銀汞寒烟抹翠屏詩家應得趣門向夜深扃  
登丹臺

吳國倫

樹遶荒臺合山憑曲磴扶負城開玉案傍井覓丹爐  
一眺人今古長生術有無諸峯如鶴立把酒爲君呼